

挖荠菜

张海燕(微山)

早饭后,我提议去田野走走,二娃欣然跟上。

麦田早已开始返青,风从田野那头吹过来,带着泥土化冻后特有的气息,淡淡的土腥混着枯草的香,说不清道不明,却让人心里格外踏实。

走进麦田,我凭着记忆寻找着。“这叫荠菜。”我蹲下身,拨开麦苗,“你看,它的叶子是羽状分裂的,边缘有锯齿,像小小的蒲公英。”二娃也蹲下来,凑近了看。我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探入松软的泥土,轻轻一捏一提,完整的荠菜便连根而起。二娃学着我的样子,也挖到了一棵,举着向我炫耀。

我们边聊天,边寻找荠菜,不知不觉已走出很远。因为没有太阳,露水较重,二娃的鞋底已沾了厚厚的泥巴,裤脚上也沾了泥水,却没有半点的不耐烦。

“妈妈,你小时候经常挖荠菜吗?”二娃忽然问。

我把一棵荠菜放进袋子,直起腰来。远处的村庄传来几声犬吠和鹅叫,“是啊,”我说,“那时候,春天我不仅要挖荠菜,还要给麦子除草呢。弯着腰,一干就是大半天。到了夏天,放了学就得去放羊、割草。麦收时,还要帮着割麦、扛麦,麦芒扎在胳膊上,又红又痒。”

“秋天呢?”二娃追问。

“秋天啊,掰玉米,剥玉米,

晒玉米。院子里铺满了金黄的玉米,晚上就睡在玉米堆旁,满天星斗,风凉凉的。”

“冬天呢?”

“冬天啊,要铲白菜,一棵一棵铲下来,晒一晒,然后再收进地窖里。有时我还跟着大人一起出去落芋头——落,在我们方言里读lào,就是捡拾地里遗漏的庄稼。”

我说着,不经意地看向二娃。他正仰着脸,眼睛里满是小星星。眼神专注,又带着些许神往。

“哇,妈妈,”他轻轻地说,语气里是满满的羡慕,“你小时候好幸福啊!”

我一愣,幸福?那些年,那些汗水和劳累,那些恨不得快快长大的日子,在他的眼里竟成了幸福?我张了张嘴,想告诉他手上的茧子和裂开的口子,告诉他烈日下麦田里的酷热,告诉他冬天里刺骨的寒风,告诉他被羊绳勒红的手背……

风里飘着荠菜的清香与泥土的气息,我看着二娃依旧亮晶晶的眼睛,忽然觉得也许他说得对。我牵起他的小手,微笑着,走着。

田野在我们身后渐渐模糊,像一幅淡彩的画,慢慢融进了我的心里。亲爱的孩子,如果这半日的的生活体验,真的成为你生活的日常,也许你眼里的小星星,会慢慢变成一种坚韧,一种成长。

春光美

宋婵娟(任城)

春风一拂,人间便换了新颜。最是一年春光好,万物在暖阳里苏醒,天地间漾着温柔又蓬勃的生机。感谢这明媚的阳光,驱散寒凉,赠予我们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。

闲暇时,我总漫步在古运河边。春水初生,春潮渐盛,细雨如丝,暖风拂面,恰是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惬意。岸边草木舒展,河水静静流淌,一河春色,缓缓向东。河畔那两株玉兰,西边的是玫瑰色,东边那株白色的玉兰最是懂春,年年春来依旧绽放。枝干挺拔,花朵洁白,亭亭玉立,不染尘埃,宛如春日里最清雅的诗行,静静诉说着春光之美。

抬眼遥望河对岸,便是太白楼。伫立于此,思绪不由得飘远,让爱诗之人浮想联翩。诗仙李白曾在济宁长居二十余载,在此饮酒

赋诗,留下无数千古绝唱。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的豪迈,穿越千年时光,依旧在春风里回响。

如今,太白楼上的白色玉兰也热烈盛开,与运河南岸的白玉兰遥相呼应,争奇斗艳。白的素雅,红的娇艳,如雪似霞,在春光中各自绽放,美得动人心弦。这般盛景,自然迎来了无数追光逐影之人。长枪短炮齐齐对准花枝,“咔嚓、咔嚓”的快门声此起彼伏,大家争先恐后,只想把这春日芳华定格成永恒。朋友们流连其间,书友们驻足赞叹,声声皆是对春光的喜爱。

春光美,美在花开,美在水长,美在千年文脉与当下烟火相融。古运河的水,太白楼的风,枝头绽放的玉兰,还有人间的欢喜,都在这春日里汇成一句最动人的赞叹:春光美,美在人间,美在心头。

春天纪事

张春清(济宁经开区)

我出生在农历二月,彼时杏花盛极渐衰,桃花含苞待放。我名字里也带着春天的气息,便与春天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传统观念里的春天,始于“立春”,俗称“打春”。打春之后,人们似乎能感受到大地回春的微弱气息,这究竟是心理暗示,还是真实的体感,实在难以说清。可民谚早有告诫:“打春别欢喜,还有四十天冷天气。”即便是气候变暖的当下,打春之后仍旧是一片萧索清冷景象。按国家气候季节划分标准,鲁西南地区要到公历三月下旬,才会迎来暖意融融的春天。

文人笔下的春天,是“草长莺飞二月天”的勃勃生机,是“碧玉妆成一树高”的清新雅致,是“万紫千红总是春”的绚烂多彩,这些景致,皆是农历二月初大地回暖的模样。

而我眼里的春天,从来不是日历上抽象的时间刻度,也不是诗词里的华美辞藻,而是大地万物的渐次苏醒,是清风拂过枝头的生机盎然。因此,不必急盼柳绿桃红,先要静候一场东风。正如朱自清所言:“东风来了,春天的脚步近了。”

正月里,东风姗姗来迟,角落里的迎春花率先绽放,黄灿灿的花朵,为大地捎来几分暖意。紧接着,柳树也感知到东风的气息,嫩黄的柳芽恰如惺忪的睡眠。古人云“柳眼开,春自来”,用在鲁西南的乡野再贴切不过了。随后,

荠菜兴冲冲地顶开泥土舒展叶片,数不清的野草野花,纷纷从沉睡中醒来。

“二月里,二月歌,二月燕子来垒窝。”二月又称杏月,正是燕子归来、杏花盛开的时节。且不说燕子衔泥筑巢,单是这杏花就历来为文人墨客所吟诵,一句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便道尽了春光烂漫。嘉祥紫云山上的杏花尤为可观,漫山遍野的杏花如云似雪,以满枝的芬芳与绚烂,宣告春天正式到来。

待到杏花落尽,桃花与梨花便次第绽放,粉白相间缀满了枝头。再往后,高大的泡桐树挂满了淡紫色的小喇叭,芬芳的香气弥漫了城市和乡村。此时,希望的田野上春耕正忙,河塘里蛙鸣初起,花园中蝴蝶与蜜蜂绕花飞舞,一派生机盎然。

这般景象,正应了“桃花开,杏花败,梨花出来送春来”的俗谚,也暗合了“三月里,三月三,种瓜种豆清明节”的乡谣。一字一句,皆是鲁西南独有的春之韵律。

这才是鲁西南实打实的春天,它恪守着大自然的节律,从乍暖还寒的试探,到草木争春的热烈,一步一个脚印,将生机浸润进每一寸土地。

对于我而言,这份春色是刻在骨血里的牵绊。我生于春,长于春,每一次春风拂面,都是与旧时光的温柔重逢,亦是对新生活的热切期许。

大运河之春

付天伟(任城)

骑电瓶车经过运河沿岸,风裹着柳的新香扑在脸上,才惊觉堤坝的野草已经连成了一片油绿——这是济宁的春,流淌在大运河微涨的波纹里。

春风拂过柳枝,叶儿沙沙作响,布谷鸟的呼唤声在岸边回荡。我的车轮碾过石板路,发出轻轻的响声,河面反射着阳光,像是不知谁撒下了一把细碎的金银。一两个孩童在围栏内追逐嬉戏,头戴渔夫帽的耆老拎着马扎遛弯,聊着“今年春好早”。一名挎着竹篮叫卖着荠菜,方言混杂着野菜清香,漫过整条街巷,这初春的白日,满是属于济宁人的烟火气。

傍晚,我再次来到运河边行走,风不再刺骨,带着河水的潮气,暖融融地扑在脸上。岸边的

空地上,阿姨们早已集结。调试好音箱后,她们身穿一致的舞蹈服,红白渐变的颜色搭配软羽长柄折扇,伴随着节拍优雅地踩着鼓点。一名孩童手中的泡泡枪不断喷吐着泡泡,几个小伙伴围着追逐。在孩子的世界里,他们从不会忧愁泡沫的虚浮,只是在泡泡落地碎裂之前轻轻捧住,将其留住。尽管从未成功,却依旧乐此不疲。这老城的夜晚,藏着运河滋养的安谧。

济宁的春,是香喷喷的夹饼、是餐桌上软乎乎的鲈鱼、是鲜得掉眉毛的螺蛳,还有婆婆掐野菜时蹭了一手的绿泥。早风拂在脸上,像老奶奶生满老茧的手轻轻抚摸。原来,春早就淌进了运河,夹杂着柳绿的清香,也淌进了每个济宁人的日子里。